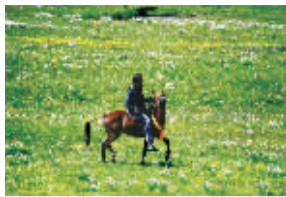


初秋的草原,近处是浅浅的黄色,各色的小花还在争奇斗艳;远处的大山还是一样的翠绿,牦牛和牧民们白色的帐篷点缀在绿色的山峦大地上



纵马若尔盖草原  
孟波摄

# 若尔盖草原——心灵深处的家

文 | 本刊特约撰稿 孟波



郎木寺主佛堂 孟波摄

趁着金秋的长假,约上全国各地的摩友,骑上越野摩托疯狂奔跑,不为那美丽的风景,只为了在路上的放松与惬意。

## 仙女居所——郎木寺

在甘肃的合作市,陆续会合了几个摩友。休整一天后向着期盼已久的川西明珠若尔盖草原开拔。若尔盖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坝子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,有“川西高原的绿洲”之称,横跨四川的若尔盖、红原、阿坝、松潘、甘肃的玛曲、碌曲、青海的久治等县,是我国三大湿地之一。

出合作后一路沿着山势迤迤而行,翻过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山口,终于来到了大山的主峰——海拔4300多米的特尼扎山。由于落差的巨大,山路走起来十分艰难,摩托车在黑烟滚滚的怪叫声中,来到了垭口。回头看时这里的山路无形中比川藏线多了些许的坚硬和巍峨,没有曲折蜿蜒,几十公里一路向上。下山的时候一路狂奔,依山而下清澈见底的小溪,也不能阻挡我们直奔传说中的郎木寺。

“郎木”在藏语里意为仙女,这个仙女所在的小镇,街道十分狭窄,路两边的房子比较破旧,感觉回民比较多,街上走着许多戴白帽子的穆斯林。在林立的清真馆子中间,偶尔有一两个藏餐馆。当然,更多的是驴友:有骑自行车的,有开汽车的,有背包族,还有雇佣了马帮一起进山探险回来的。

穿过小镇右转跨过白龙江小桥,就到了郎木寺的山门前,大门略显破旧,不过这个寺庙在藏民中间的名头很大,其创始人赤哇嘉参格桑,在川西地区的藏民里的声望,几乎接近了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。主佛堂和其他藏传佛教寺庙里的一样,建筑十分宏大,各位藏传佛教的圣像没有办法数清。

## 风吹草低见牛羊

从甘肃的满目荒凉一路前行,越走越绿,不记得是翻过了



我心飞翔 孟波摄

哪个山口的时候,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平整大草原出现在眼前,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牛羊遍布,让人心里豁然开朗。在进入若尔盖县城前,整个草原就是一个巨大的湿地——“花湖”,这里是列入国家级保护的黑颈鹤栖息地。

为了体验原汁原味的草原生活,大家穿过了若尔盖县城,进入牧区寻找住宿的地方。一路经过了许多放牧点,都没有商业性的帐篷可以住宿;向前走了大约70多公里,在一个放牧点的小商店里,和藏族老板一通交涉,他答应收留我们在小店里打地铺,每人收费十块,晚饭是手抓羊肉,30块一斤,糌粑和甜茶免费供应。

安顿下来后,太阳还高高的挂在天空,初秋的草原,近处是浅浅的黄色,各类的小花还在争奇斗艳;远处的大山还是一样的翠绿,牦牛和牧民们白色的帐篷点

缀在绿色的山峦大地上,各家的帐篷上都冒起了直直的炊烟,置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,心中莫名地生起了对大自然的敬畏。大伙都在帐外的草原上玩耍着,和几个小牧童讨价还价地骑他们的

马;附近的牧民们,看到一群骑摩托的汉族人在玩耍,也都跑了过来,草原顿时热闹起来了。大家玩起来甚是开心,他们拿我的相机玩,我摆弄他们的藏刀,骑他们的马玩。我们带来的两个小姑娘胆



秋落若尔盖(资料照片)

子慢慢大了起来,牵马的孩子们三两个合乘一匹马陪着汉族的小卓玛们,驰向了草原深处,短短的时间,小卓玛和小扎西们成了好朋友,她们甚至和马都交了朋友。

正在举着相机猛拍的时候,遵义的摩友,一个刚才还要人牵着马才敢骑的小伙子,要和我赛马。一个10多岁的小扎西也骑马跑了过来,比划着说要参加我们的赛马。比赛开始了,遵义摩友的大白马冲在了最前面,一百米开外,我和小扎西全超过了他,这个愣头青拼命的催马追赶。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条细细的小溪,我们稍微一带,马儿减下了速度,大白马减速不及,突然跳了起来,越过了小溪;咱们可怜的遵义骑手直接摔在了厚厚的草甸上。小伙子起来后呆呆地站在那里,还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摔下马的。小扎西回去后是当然的冠军,驴友们本子、笔、糖果的给了好大一堆奖品。

## “老爸咱们再住一天吧”

晚餐开始的时候,来了20多个专程看望我们的藏民,自己买了酒,和我们喝了起来。饭还没吃完,他们就起哄要求拉歌。汉族客人一首,藏民一首。伙伴们索性就不吃了,两个小姑娘更是兴奋,每一个回合都由她们接了下来。藏族人都天生的歌唱家,每个人唱出来都如同天籁之音,忽而高亢忽而凝重,一会儿又变得金戈铁马,一会儿又变得如姑娘在你耳边说着情话。虽然听得不甚了了,但是每次到了高亢之处,心儿都被他们的歌声带到了外面布满繁星的夜空。

一直到午夜时分,打地铺睡觉,可苦了我们这些南方来的:藏区的天气,夜晚在零度以下,帐篷根本就不保温。很冷,除了两个孩子,后半夜我们几个都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早早起来踩着还有霜花的草原,向远处的小溪走去。比我们起得早的只有牦牛,然后是草原上的女主人们,男人们一般要到十点才会起床。

例外的是小扎西们,三个小男子汉8点多就来到了我们住的帐篷,当然还有他们的马。他们和汉族的卓玛们约好了,早上要再骑他们的马,还相约骑着马去对面的大山上走一圈。这下我们的小卓玛们玩了个高兴,每人一匹马向草原的深处跑去。

上午10点,我们依依不舍离开了这个牧区,我们的摩托车在公路上缓慢骑行,他们骑马在公路旁边的草原飞奔着为我们送行。对我们用生涩的汉语喊着:有时间来看我们,一定要带上两个卓玛姐姐。女儿带着哭腔说:老爸咱们再住一天吧。草原!草原!胸怀宽广单纯透明的草原,不到12个小时建立的情感竟然这么真切,我带着不舍的心情加快了摩托车的速度,心里默默念着:若尔盖,我心灵深处的家,我还会回来的。